第一版　星期日　ZINSUI RHBAU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七八號
原名：抗戰日報

聲明作廢

本隊職員李二虎，山西寧陽人，一九三九年入伍我軍，一九四二年自傷，二等殘廢，傷後後，曾領得發行字第一七二號榮譽證，四三年又參加本隊工作，最近因途中不慎，將該證遺失，除報告上級重發外，並特登報聲明原證作廢。此啓。

邊區糧食局運輸隊

劉紅計

山西嵐縣五區人，四二年參加三五八旅七團，現年廿五歲，四五年由陝甘寧邊區家裏來信一次，現不知在何處，如有知其下落者，來函告知五區界河口村公所轉

父劉好大

收買膠鞋

本校醫院手術室需用高腰膠鞋二十五雙，要五雙，凡我軍民商店如有此項物品，希通知衛生部衛生學校，當即派人前往接洽。此啓。

衛生學校

展開農民聯合大翻身運動

臨縣白文、陽坡、盧子溝三行政村
舉行聯合農民代表大會
號召農民大團結，一致行動；成立三村聯合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徹底消滅地主階級。

（本報訊）臨縣五區土地改革運動，開始由點到面發展。白文、陽坡、盧子溝三個行政村包括二十四個自然村的農民，以白文為中心，同時展開了聯合大翻身運動，此一運動以九月一日所舉行的三村聯合農民代表大會為標誌。是日，廿四個自然村的農民代表三百餘人，齊集白文大廟裏，郝家坡、南莊、張家溝三行政村業已勝利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民，亦選派代表五十餘人與會，報告他們土地改革經過與經驗，並聲援這一偉大運動。大會在「天下農民是一家」「全體農民聯合起來消滅地主階級」的精神下揭幕，會場高貼「農民就是真理」「地主就是罪惡」等大幅標語，道出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必須徹底摧除的真理。

宣佈開會後，主席團在代表們的掌聲雷動中被選上台，一個個受舊社會折磨而今日仍是僱農的光身漢——李維本，一被選爲主席團主席，他以他的天才的鼓動能力，向全體代表及來賓，宣佈開會意義，他說：今天是我們翻民世大會，開打倒地主的會，開徹底翻身的會。咱們都是僱工漢，租種地的窮人，是不是？（全場高呼：是！）不說別的，就咱們白文的五擔水垻，滿一千二百六十多畝好水地，過去咱們誰能種上一點了？（全場高號：種不上！）秦、李、柔、劉、郭等十幾家地主，就把水地霸佔完了，秦家十幾二十個長工，一排來澆水，就沒有窮人的一點份，逼得咱們只好去揹坡種娘不吃的地，是不是？（齊呼：是！）共產黨來了，減租減息，今年春天又給大家調劑了水地，現在光下滿一般中水地，就有一百三十幾家種水地，還是小翻身，現在咱們要大翻身！接着他說：說起僱工漢，從上工到下工，腸要從東山背到西山，捆大牋、掏毛圓、掃院子，誰不是咱去做了麥子打下來，只隨一次心，咱們有誰過二次心的沒有？（眾答：沒有！）還不是，白麵吃肉讓地主們吃了，他們躺在炕上，綢緞被蓋，坐在八仙桌喝酒吃肉，還是咱農民的血！到冬天，攬工漢叫趕出地主的院子，老漢換襖，多個惶！看地主可恨不可恨？該不該打倒？（高喊：該打倒！咱農民要翻身！）工作團來是幫助咱，翻身是自己的事，要咱農民團結起來自己幹，團結起來力量大，民兵、婦女、青年都動手，地主就能打倒，是不是？（眾答：是！）主席報告至此完結，全場大鼓掌，

——各村代表講話——
打破各村顧各村的界綫
民兵齊動手靠自己翻身

滿工作團同志講了講土地改革方針等之後，各村農民男女代表上台發表演說者二十餘人，他們除了對地主階級罪惡的控訴，報告農民受剝削壓迫的苦情，說明地主階級必須乾淨徹底消滅以外，特別強調農民的大團結，打破各村顧各村的界綫，以及必須男女老少農民齊動手，靠自己，徹底大翻身！在代表們的發言中，掌聲、口號，不時從全場聯起，憤怒，興奮交織一片，這就是農民的力量！代表們熱烈歡迎郝家坡、南莊、張家溝的翻身農民講話，報告他們的土地改革經過與經驗，在郝家坡行政村農會主任楊久有餘、自然村農會主任馮初乙、南莊行政村農會主任楊久昌、委員郭西元、張家溝農會主任周樹金等同志發言中，都特別提出防止地主破壞土地改革的各種陰謀活動，團結才能鬥倒地主，以及分果實中必須首先滿足貧僱農要求，並互相照顧，由羣眾自己公平合理的分配，幹部不能自私，要工作在前，分果實在後。楊久昌同志更介紹了郝家坡農民在鬥出大地主馬貴德的元寶後，送給大馬坊農民，幫助他們翻身的事實，博得了會場掌聲，並高呼互相照顧，團結翻身的口號。

大會進入自由講話，一個討乞過五六年的貧苦農民青年桂關大走上台來了，代表們熱烈歡迎他。他在敘述討乞的時候，控訴了地主階級對討乞的殘酷罪惡，他說：「地主的院子都是三道門，大門外喊不應，走進二門，地主的兒子就呼狗咬，不然就說：討乞鬼還想坐到炕上來哩！民國三十年，我討乞到地主梁雙景家，地主婦在炕上，地主婆姨在收拾吃過午飯的碗盞，我要一碗剩飯吃，他們卻給出一個銅元，一個銅元，那幾年能買什麼呢？我不要，地主說：討乞鬼還嫌多少，我早晨吃白麵，狗沒激吃飯哩？！我餓得荒，口又渴，還是厚着臉皮要，地主婆姨卻把一碗飯倒在尿盆裏，刷起鍋來，看着我還不走，就把刷鍋的洞湯水，舀了一碗給我，我餓口渴，覺得鍋比冷水好，喝下去了。你們看地主的心黑不黑，窮苦人比狗不如！今天我能說話了，我要打倒地主！」（全場高呼：窮人能說話了，打倒黑心的地主！並以熱烈掌聲，迎接這個苦難的孩子下台來。）田居英的老婆，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婆婆，傷心地訴說惡地主王清亮待候幾年，受盡折磨的史實，低沉的聲音，道出了無限的苦難。她要求眾人幫助她清算王維仰的罪債。

大會休息吃飯以後，繼續舉行小組討論，首先他們研究了對地主階級的辦法，清算和防止地主各種破壞土地改革活動。揭穿地主的代表報告一個裝窮討乞的地主楊德孝，其次在他家裡翻出了二個元寶和五百多銀洋。因此代表們認識，要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就不要受地主的騙，裝窮、裝死，我們說是要窮，就徹底才算數。其次，又研究了農民的團結問題，提出不分鬧村鄰村，天下農民是一家，要一致行動，因此，除了各自然村成立土地改革委員會以外，還要成立行政村土地改革委員會和三個行政村聯合的土地改革委員會，領導大家統一行動。翻身要靠自己動手，大家動手幹，他們說：僱兒掌櫃在咱們手裏，工作團只能幫助咱，不能代替咱，沒有咱羣眾自己動手，這是個一不成。會議快閉過，向大會提出保證，一一通過，作爲今後行動方針。晚間，工作團演出「孟兒之死」。（白毛女劇本編者）

西北我軍轉入反攻
解放與收復十座縣城
困守延安蔣胡軍極度恐慌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當陝西省政府宣佈其「陝北行政完整」的時候，西北人民解放軍已經轉入反攻。在米脂沙家店勝利殲滅胡軍之三十六師之前一天即八月十九日，解放軍某部力武裝一舉解放榆林東北之府谷縣城。本月六日，又收復米脂縣城。侵佔葭縣縣城之胡軍九日棄城逃竄，解放軍正猛烈追擊中。至此，解放軍收復及解放之縣城已達十座，即靖邊、吳旗、固臨（以上三縣爲新設縣）、安定、安塞、志丹（即保安）、吳堡、米脂、葭縣及府谷。（編者按：府谷現又被敵侵佔。）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由於北線失利，南線兵力空虛，困守延安孤城的蔣軍二十七師四十七旅極形恐慌，終日趕修工事，架設鐵絲網，埋設地雷，將市內南店集市一律趕至南關外之七里鋪，禁止行人進入市郊，並每保強徵麥子一百石，壯丁三十六名。緊急組織擔架隊，參加作戰與破路。現綏（德）榆（林）公路已告中斷，蔣軍食糧極感恐慌，軍官掇騙士兵們說：「公路被水沖壞了」。但士兵知道「是解放軍切斷了」。該敵保安團二營六連，一日之間即有十三人在班長帶領下，全部攜械逃跑。

河曲何家塌群眾
分配地主荒下的青苗地
貧苦農民出外攬工丟下的地幫助變工鋤出
臨縣羅峪抓住外村逃跑地主

（河曲訊）何家塌行政村發現地主的青苗地荒着未鋤。如該村所屬何家畔自然村，地主王自來藉口沒吃的，到當地「打短」，他女人在家坐吃不鋤，有五垧莊稼，還未接二遍，十九垧根本未鋤，五垧豆地接做了頭遍苗子。經工作同志協同羣眾商量決定：除令地主女人趕快設法鋤十三垧外，其餘十一垧無代價的分給王二保樹季五家貧苦羣眾及抗屬王財各等作務，秋收打下糧均分。另外該村木匠王七十五出外不在，丟下兩垧地也沒有鋤，經決定由王拴應幫助他鋤。於後由七十五給工資，或還工。貧農八十二因打短誤下的地，也未很好的務勞，郭林懷出外攬工留下六垧未鋤三遍，也設法找人替他們變工務營。此外該村尚有二十垧可耕的石片地荒下，也決定由王三毛具體翻下。（郝、杜照驪、王蔭）

（臨縣訊）十區羅峪八月十六日晚召開代表會時，一個代表說：「二區曹峪坪村惡霸地主李楨瑞，今晚在咱村住宿」。大家說：「他是有名的地主惡霸，可去檢查他一下。」會後區村長白宗秀、民兵賀利川先去檢查，沒有檢查出什麼，即返回，村長劉後先問他們檢查情形，他們說：「路條對着哩，說期一個月。」劉村長聽後，心中懷疑，怎麼地主出門還給開一個月的路條呢？又取來路條一看，原來將二月十七日去陝西麻峪坪住回移家的路條改爲七月十七日，當新路條使用，當將李楨瑞押送區上。區上盤問出來，李楨瑞想逃避清算，私改路條想過河逃跑。區上決定交回原村羣眾處理。（郝全祥）

配合劉鄧大軍南征
華東我軍一部
殲增援魯西蔣軍六百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二日電）遲到消息：華東人民解放軍一部爲配合劉鄧大軍南征，於八月三日至十二日在汶上、鄆城一線狙擊增援魯西之蔣軍第五師、八十四師等部，激戰十晝夜，勝利完成狙擊任務，將蔣軍近二十個團兵力牽引到黃河東平湖、蘇河、交叉、梁山以北地帶，像一隻被拴着鼻子的蠻牛一樣，被動挨打，牠退卻谷解放軍在鄆城門中以少勝眾，共斃傷他二百旅六百團第一營營長吳湘江以下五百餘名，俘虜百餘名，繳獲輕機槍十挺、長短槍三挺、步槍數十支，並將第五師七個營兵力打得稀爛。

清太徐敵後人民
掀起殺敵自救運動
許多青壯年夜晚活躍敵據點周圍
襲擾敵人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清太徐敵後人民紛起復仇自救。六月間，太原縣敵「復仇自衛隊」一股長驅某村，在某村一帶無惡不作，激起群眾憤恨，二十九日晚，當敵返回上街時，即被數清年猛撲上去活捉住，立即鎗斃。太原縣孫家寨閻頑偽護村隊孫根福，依仗「護村」勢力，要糧要款，打吊人民，孫根茂的兒媳先姦後殺，三月初，群眾把將其處死。五月間，王家堡一鄉村「排長殷某，向各村攤要糧款，一天，正走在馬村到洛陽村的路上，被潛伏在田野的群眾之後，以手榴彈炸傷，從背後猛勇圍攻，俘虜偽傷，逃回據點，再不敢出來。正大殺役時，縣群眾四出抓丁，宏圖稱密兵源，某村實壯年成立夜抓丁小組，堅決打擊出擾抓丁之敵，曾捆敬四出抓丁的「鄉村」指導員，某村青年隨同武工隊打擊敵人，並繳到手榴彈兩顆。該村青年極度憤恨村敵詐民財，並霸佔村民爺不出女人，逼使高某無家可歸。該村青年極度憤恨，將敵逼痛打傳憤。半家溝敵人的兩個便衣，有一次到某村，還找武工隊追逐，該村一個青年當即隨武工隊追趕，武工隊員一槍將落在後面的一個便衣擊斃；某青年立即追上去，將敵打死。很多青壯年入夜活躍於據點周圍，襲擾敵人，使敵不敢輕易出犯。（八分區新華、明）

交城閻匪搶糧食
群眾被迫賣兒女

（八分區訊）交城閻匪在平川三十三村強徵搶走群眾糧食二萬餘石，很多群眾夏收的麥子全部被搶去，仍交不夠閻匪強徵的數目。該村無法交納的貧農王桂子被閻匪打的死去活來，閻匪們又將其苦苦哀求的母親以手榴彈搗死。城關段村鎮一個在交城集上出賣麥石麥子的成交，又將其親生閨女自白贴送。城西門街有一老漢，背著身插穀草的兒媳和小孫子在街叫賣。貧苦群眾對閻匪此種橫徵暴斂的暴政，異常憤恨。（通訊會議集體稿）

離石沙麻溝村長張錦山等
包庇地主已被撤職
這樣處理是否為群眾服氣，還值得研究

（離石訊）七區沙麻溝行政村村長薛錦山、中隊長牛貴正，指導員牛貴貴等，在鬥爭包庇地主，負責包庇地主的果實，曾經數次召開會議檢討，決定將張等三人撤職，今年春天，縣擴幹會上，檢討前任村長薛光興，貧汚群眾鬥爭果實，包庇地主、脫離群眾（當勝者光興撤職，詳情曾刊今年三月三日本報）。今年在這次擴幹會上，張、薛、牛三人都曾被發言，張並曾檢討自己已經立場，吃了二毛，領導上便認為他們表現不能調張為該村村長，薛為中隊長，牛貴正仍任指導員，領導上這樣調動後，也就認為沙麻溝的工作可以加強了。但張、薛、牛等工作不到半年，仍發生包庇地主脫離群眾的嚴重現象。張錦山是赤貧農，移住沙麻溝，區上曾批准在該村分土地。薛也是貧農，有二流子習氣，是外來幹部。牛貴正曾做工十多年，有……

救濟解放官兵家屬
我高家堡民主政府

（本報訊）高家堡解放後，我民主政府對放下武器之國民黨官、兵家屬，已進行兩次救濟。第一次是放下武器不久，按人口、貧苦程度，每戶有得麥子四斗以上者；此次是本月六日，放下武器之官、兵家屬都來我民主政府登記，共三十餘戶，發給糧二石餘。又，放下武器之軍官，到了我各級解放區民主建國軍官團後，陸續有信回家，報告他們受優待、學習情形，家屬們對國民黨過去的欺騙宣傳，已漸漸澄清。五十幾歲的劉老太婆，已去信告訴她的兒子（劉功勛：八六師二五六團步砲連排長），八月間要去看他，希望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家中有政府解決困難，不必惦念。（羊村）

（稷山訊）新博增好，與地主李正榮家是親戚，一貫關係好，前年麥女人借了李家白洋六十五元，去年李就向他催說：「你借的錢不用還了，你家還川裏東西，可來我家借一些。」又說：「咱們是親戚，子老照顧一了，以後要多照顧一些。」並且在批評村貧汚時就袒護，牛提會議群眾鬥爭果實，他們三人都受了地主……

……同時，借了大麻子，十六斤的牛幫助耕種地，己的牛幫助耕種山。自然村主任牛貴珠一斗，又借給沙麻溝麥子一斗，大麻子三斤，因此在清算抗百廿斤、又借給麻子三斗。李本來應加勤時，李頭了一分，村公所富出三分，加了一分，向李預但在庇時，村公所頂借偷換兩石，他們也將其借公換兩石，區上轉抗不交，牛貴正、薛扣押後，自到區上去明亮親……

李正榮的東路，共同包庇了地主李正榮，並幫同群眾「開明」。宣傳李某如何「開明」、對窮苦人如何「好」，李正榮有山地八十三畝、原有山地八十八畝、水地九十畝，其外油坊兩座、水地及油坊一座，仍保留山地五十畝、水坪地二十畝、油坊一座，又退給群眾五十餘畝、院、油坊，他只留下小部分，乃川小……清算後，實際上已很少了。今春他們將地借給自己，其他幹部都給了好地，在外村不能調劑，李正榮就送給了薛明亮水地，又借給大麻子二……

李正榮求情，說……，押。開明「不覺，上把李扣起來，後又經群眾提出，交縣府，又被縣政府釋放回，給李某……正又假裝老百姓向縣府求保，縣府……，把他批發後，……了一通。後來又到村，牛貴正回到村，向群眾名勝活動群眾，政府請求釋放，叫人開會，薛明亮與村長張錦山製造保狀，自主持台場，保狀都是名字，上群眾的名字都當作保，村長張錦山大家簽名，時除地主外，都不同意。「我就明白群眾說：「我們公開上所的名字，人是我們只好在暗地裏活動，你們大家還該協名去保。」一群眾在他們的強迫下，不敢拒絕，簽了名字。後保狀上發出，六月二十七日，會於是開區村幹部會議，召開批評，開始批評牛貴正還說：「李正榮對貧苦人民氣的不錯，我們村公所都是貧苦農民的人。」

……幹部的財物），以後會給一部……天會議後，決定將牛貴正撤職，並要他交出……山、薛明亮……（因牛貴正撤職）門爭果實，……張錦山停止工作，並要他們會同區幹部李指揮一起回村，在群眾大會上承認錯誤，並坦白包庇地主的陰謀。他們回村後，前後經過四次會議向群眾討論，坦白承認了錯誤，說地主自己幾乎把它給地主，給了村長，不該……

……了地主，忘了貧苦群眾的利益。以後會議上對「……的主要是一個貧苦向的……，牛貴正的錯誤清算、以後對……大相提並論、……都不夠……最後決定由縣府山、薛明亮、牛貴正做糧食，又處罰薛明亮、牛貴正十個工，給貧苦抗屬、貧民，鎮地……八月初，各村派代表，清牛貴正的一兩對一貪汚臟，共白洋二十八元、米三斗、麥三十五斤，決定全部退給貧苦的山、山牛私借出的，被追收回。（李樹勝、閻昌義）

洪趙縣擴幹會定出辦法
解決貧僱農麥籽畜力困難

（新華社晉南十一日電）洪趙縣擴幹會討論組織群眾，依靠冬麥，決定將去年貸給地主和富農的麥籽，一律緊決收回，轉發給貧僱農，解決麥籽困難。同時四區將去年地主所保存的麥籽及一區剩存一些的石，如上過去閻頑統治期間，有些村所徵之「閒存放」，不是時則向地主借出及向富農購買。並同地主和富農協商時發動給貧僱農。解決貧苦群眾畜力困難，同時在麥地少的山地區，將牛租給麥地多的地區。加強對敵鬥爭，布武裝及民兵掩護群眾搶種。（吳鋼）

地主書記想偷跑
叫群眾扣押到政府

（臨縣訊）破產地主劉德白四四年逃入七區閻家莊村公所擔任書記，將劉二兩，年來共貪汚公糧六千九百九十三斤。今年七月十二日夜，他帶貪汚偷偷不料被某說不願將交出，發覺偷跑者的籐糧一千二百張，稅款九萬三千元，向汾陽閻頑區逃跑，被已由該村群眾扣交區府審訊。他女人已決定由張家莊群眾處理，在親戚家存放的東西約值小米二千斤，亦已由該村公所清查出。（梁貴昌）

查出地主追回窩取果實
平魯王師村群眾
縣長龍勾結地主被撤職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平魯一區孫師村同濮冠群眾組織的地主，要出窩取果實。地主劉三有父子三人，先後分散偽裝貧苦，在土地改革中，隱半個碗，五石五斗、牛一條、驢半個。最近查訂成份中，才被群眾發覺，又要一致要求將窩取果實如數退出，又沙城行政村村長劉一、民兵中隊長龍之，小隊長李斗陽……三人，與地主勾結，勾結縣，合夥貪汚了銀食六石七斗、草火發門洋十元，在群眾熱烈討論中，首先撤掉長龍的民兵隊長，並追回劉某等貪汚的糧食和白洋。上述兩村貧苦農民的口糧及耕牛的困難已得到解決。村長劉玉亦即交群眾處理。（杰銀、龍富）

，其他都交出了。群眾即要求分配此次好苗，由群眾選出代表分別檢查，共有香麥青苗二百八十八畝，經過群眾討論，分給十九戶貧苦農民。（徐有德）

新絳西六渡群眾
分配青苗近三百畝
地主荒地已分給群眾

（新絳訊）五區西六渡村地主劉好二和劉拾成、劉好只等七人逃跑到閻區，家裏只留下女人和小孩，群眾分配他們的青苗，只把長的好些的從地邊上鋤了一下，約佔五分之一。林、劉二林的三百六十六畝，在今春共種平川地四家劉好二、劉拾成、劉等……兒子兩個，劉二林在偏時……

（又訊）西六渡自然村，今年共有荒地一百來畝的，是中貧農的；地主家已在一百五十畝荒下的，都知道；另外六畝地，群眾過去怕閻頑稱，上不去自種，了政府公佈，不讓保證誰種誰收，並規定了生荒種二年，熟荒種一年以後，才歸地主，並由政府組織勞力，打穀給貧苦群眾，給無畜力的貧苦群眾扣地。（徐有德）

嵐縣城關貧僱農
批評退伍軍人勾結地主
幹部檢討對退伍軍人照顧教育不夠

（嵐縣訊）九月一日城關村公所同縣府民政科召開城關退伍軍人座談會，五日又開貧僱農與退伍軍人聯席會，進行互相批評，檢討退伍軍人勾結地主，部分群眾的關係，部分退伍軍人與幹部主的行爲，亦當場給予揭發。郝家寨的周把自己覺的馬借給地主柳明山，並幫助地主耕地，當着群眾說：請地主吃飯，給他說：「幫助地主劉某是好人，招待人，但有群眾叫他抗勤，他卻不去。貧農劉子富說：「你是批評他的，請咱們吃飯，他借給他些是地主主；「四人吃小米，一路上，也二把你給咱們：他就給我們，我們四家把你給他叫了一句，說：不是給地主幫助你們的東西……」女人說，孩，地主包庇五元，有家人包在十分家吃飽子，咱一，你們養着說，他們也都是把錢金山和地主范楊孩家吃了飯，他在家均受到群眾批評。在批評退伍軍人大吃二喝的浪費中，又審了馬、婁貴的一石歷史，今年群眾傳他八斗麥子、一斗莜麥、二斗高粱，他都二斗米、一石……

……聽的說：「你過去我國軍，回團部辦抽丁，又要群眾幫助，大家意功才反正過來，現在是以伍軍人抽的，勞動多，幫助好，們生產是無法管，我們用比較勞動力，實以伍軍人提出「幫助你！」一是知道的浪費，爲什麼老百姓的：不幫！並能浪費，我就應該把那些生產的品揚興，幫助的三！要按照勞動力，大家都來改變，要發揚勞動的，「一律不接受浪費，咱自已的生活也要靠表示：過去不好，又受了生產教育（八說），他們也顧意退伍軍人見的，他會和群眾反對，另一方面，一方面說他們都會和他自己的反省，能夠反省上來的，幹部經過批評後，又同時看到退伍軍人中是反對幹部同文伸沒有，我沒有做個不好的地主的，「正在向着沒有勞動的農民來，去，退伍軍人下的地主，不只我做人拉有柔刀，也沒有實的，我們去說的態度，在會上仍是經過民主負責的，使民主實現，去度他們在教，已經發動鞭打和五相檢討後，表示他們的困難，已經研究解決退伍軍人和地主的關係，我們同志會也決定（岚縣人鍾仁）。

編後話

離石沙麻溝村包庇地主事件，說明了幹部對群眾的領導，我們有些幹部還在群眾中失去威信，提出來供常委及各地同志參考。薛、牛等三人在擴幹會上，是在擴大幹部會上，該村幹部張、薛、牛等，是在當時是經過檢討才分派，在縣領導上，檢討之後，光興之後，張等三人是在擴大會議中爲張等三人的，經過會議表現較好的幹部，仍然是有沙麻溝的人，說明了包庇地主的說法，顯然從脫離群眾而來，沒有群眾的要求。這說明了地主分子的勾結中，群眾既不能揭發，也找不出什麼。

如果對光興等一類人，沒有從群眾中去了解，上級領導上對他們的認識，只是從表面上去看，他們在擴幹會上檢討了，就認爲他們好，這是領導上的錯誤。幹部是否群眾所擁護的，不是看他在會上的表現，而要看他在群眾中的實際表現，這是我們特別應該注意的。

……

敵兵力不足孤立無援
魯南形勢起重大變化

（新華社山東十一日電）自華東解放軍於七月上旬一度攻克費城、鄒縣、滕縣等城殲敵一個半旅後，魯南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蔣軍在魯南守備兵力大大削弱，且整個山區尚不足一個旅，截至目前為止，山區中心除臨沂、城前、平邑、蘭陵等少數據點外，大部地區均無蔣偽之主力。人民游擊戰廣泛開展，並使有不少頑偽武裝的「還鄉團」向偽政府遷，曾對蔣偽「還鄉團」進行掃蕩，殲滅其千餘人，並將其大部「還鄉團」（？）向縣城之外。在解放區威寬大政策感召下，一時被迫附蔣份子，紛紛潛逃歸來，使蔣軍失去耳目，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以人民武裝因連獲勝利，裝備大為改善，信心百倍提高，正予蔣軍以更強有力的打擊。

蘇中蔣後海啓地區我軍
拔除重要據點十七處
縱橫百里地區內已無敵踪

（新華社蘇中十一日電）蔣後蘇中海（門）啓（東）地區解放軍地方武裝某部，掃蕩該區蔣偽，拔除三陽、北新等重要據點十七處，繳獲蔣軍「綏靖」指揮部少將參謀某（名字待查）以下一百二十餘名，生俘蔣記江蘇保安六大隊第一大隊副隊長文德、啓東保安大隊長吳某等以下官兵七百三十三名。海門於七月十三日開始，首先突入我中心區之海復鎮等據點，殲偽四餘，旋於十五日南下向縣各路，矛頭所指，除全部偽據點，三陽、北新、新港等即告克復。解放軍常又乘勝連夜向長江、邊口港、三和等港口推進，蔣偽狼狽逃竄，我又抑戈拔除灘龍鎮（啓東縣屬）外圍衛要據點高家圩、徐家村等，繼蔣偽退縮在茅鎮（海門縣屬）、灘龍鎮兩據點，縱橫百里，無一敵踪。敵為挽回危局，乃集結逃竄之蔣偽，重佔三陽、新港、北新，但又立即陷入我大包圍中，經二十至二十四日四天圍攻，將該三據點守敵全部殲滅。

冀東冀熱遼游擊戰
結合土改擴至邊緣區

（新華社冀熱遼十一日電）冀東及冀熱遼游擊戰爭結合復仇清算土地改革運動，已從中心地區擴展至邊緣游擊區。蔣軍曾集中昌黎、北戴河、秦皇島兵力，向撫寧邊沿區瘋狂「掃蕩」，企圖破壞羣衆翻身，反動地主惡霸亦乘機活動，到處報復殘害農民，廣大羣衆堅決在「一人被害，萬人報仇」的口號下配合工作隊，展開敵後的復仇清算鬥爭。該區武裝羣衆大隊，亦以武裝支持農民鬥爭。飛行組出圍據封鎖綫，突擊北寧路濱海站，摧毀敵警察所，結合羣衆性縱火，包圍打擊敵人。白天不能行動的村子，夜裏配合武裝進行聯村鬥爭；本村不能進行清算，則把地主帶到村外清算。現農民復仇清算運動，已伸展至昌黎城郊。距北平安定門廿餘里之邊沿某村偽保長，亦自動報告農民清算分田鬥爭，將該村十三個惡霸地主全部扣押，四天內，積極份子即由二十餘人擴大到一百三十餘人，並將扣押地主全部解送至灤河（北戴河）之游擊根據地，舉行訴苦清算大會，臨時參加的農民極多，會上先後訴苦者共一百七十多人，逼得地主在羣衆壓力下，個個垂頭喪氣，共清算出土地一千七百五十七畝，糧食一千二百餘石。會後在保衛鬥爭果實的口號下，立即有十一個青年農民自動報名參軍，村中立即成立一百零五人的十五個男女變工小組，通過變工耕種分得的土地。在影響下，附近各村已普遍展開了激烈的復仇清算分地鬥爭。

石家莊外圍
我收復南銅冶鎮

（新華社晉察冀十一日電）據到消息：八月二十六日，太行獲鹿縣獨立營主動向石家莊外圍敵重要據點南銅冶鎮出擊，經數小時戰鬥，全殲該鎮之三個偽鄉公所及其所屬之據點守敵，石家莊偽當局我收復。民主政府幹部組成之工作隊隨軍入鎮，羣衆紛紛起控訴蔣偽罪行，將被搶去之糧食用具及被搶去之牲口一一劃回，並平毀敵人之碉堡、封鎖溝。羣衆正發起復仇清算運動。

蔣賊殘民與內戰結果
蔣區災民超過二千萬
千萬災胞必將被逼起來反抗蔣賊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報導：蔣介石一面挖堤決口，蓄意水淹解放區人民的同時，又拚命製造與加深蔣管區人民的災難。據不完全統計，今夏以來，蔣管區發生水、旱、蝗、雹各種災荒，遍及粵、桂、川、湘、鄂、閩、浙、皖、豫、冀、魯、甘、綏、台灣及東北遼寧等十五省。其中以水災最為普遍，尤以兩廣最嚴重，廣東一百零一縣市，被淹田地八百萬市畝，災民約五百萬，損失共一千八百餘萬市石，今年秋收據估計最多也不過二成。至於廣西水災，迄七月十四日止，報災者已達五十六縣，超過全省一百零四縣市的一半，農田沖毀三百萬畝，災民一百七十萬人，災情嚴重之全縣，災區面積佔百分之九十四，死亡者至少已在二萬人以上。其次，遼寧蔣管區於七月下旬起，河堤潰決，農田盡已全被洪水淹沒，其中以瀋陽、遼陽、遼中、新民、鐵嶺、撫順、本溪、海城等縣全被淹沒耕地三百八十萬畝，其中已被淹沒二百五十萬畝，各縣小麥收成全無望。此外，四川十八縣，湖北五十縣，湖南十三縣，蘇北七縣及福建、安徽、東南各地，亦均先後發生水災。河南災荒包括旱、蝗、水、雹各種，受災區域及豫南之內鄉、鎮平、南陽、唐河，豫西之洛陽、伊川，豫東之淮陽、郾縣各地，以及鄭州、中牟、汜水、鄭縣各地，只南陽一縣，田禾損失即達五十六萬餘畝。河北旱災三十餘縣，平津災民即有一百九十餘萬人。此外，山西太原附近的旱災，綏遠、甘肅兩省等地之雹災，均極嚴重。

根據以上材料估計，全蔣管區受災人數在二千萬以上。

千萬災民的災荒的蔓延與嚴重起來，是與蔣介石的殘暴的獨裁統治、發動獨大內戰分不開的。今年綏遠水災，據察哈爾北平一帶報紙均指出，還不是什麼天災而是「人禍」（即蔣禍），內戰所得無止境的徵發，蔣軍的掠奪，使人民無法以抵抗天災。另據中央社報導，今年五月間才落成之廣東惠陽馬鞍圍（堤），竟被蔣軍挖開。對於蔣管水利工程費貪污舞弊，到處引起各方指責。一般如東江（?）大水沖毀數處，已被各方指責。實際在今夏一災以前，已普遍發生因負擔太重而農民逃亡的現象。在豫北新鄉一帶，今春農民紛紛逃亡，農村十室九空。災荒一旦到來，人民只有束手待斃。在災荒發生以後，蔣介石不但不救濟災民，反而變本加厲地向受災人民搜刮，聯總運華救濟物資，二百一十餘萬噸中，百分之九十八，四七給了蔣介石，但是決大部份被蔣介石用作物資以供應了蔣內戰，及石及人民內戰，及落入了四大家族及其僕從們的腰包，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早在今年二月，紐約下午報即指出：一切救濟物資的分配，應當不偏向已被少數人所得，就活不下去的政府，乃是一個依靠國家的自私制度而生存的寄生蟲，一個總統蔣介石政權的物資須通過蔣介石才能無法令人置信的手段而被用在別的方面」。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在一片災荒聲中，火上加油，違背民意，發動了「戡亂總動員」，進一步向蔣區人民逼糧，北平最近蔣政府的一項規定，今年徵收七八千餘萬石以上，其他各種負擔尚不在內，據廣東豐順縣某縣本年度田賦，已開始徵收小麥，不夠繳納田賦者另外有什種左右。被蔣政府搾取出來的糧食，人民已到了災荒的境地，蔣區人民已不能活下去，該縣蔣記縣府徵收不已，人民亦火焚，人，由於蔣賊天災人禍，千萬受災同胞正面對飢餓死亡的威脅，他們被逼得必須選擇唯一的生路，就是起來反抗蔣介石！

×　×　×

更正

十一日本報一版所登陝北七日電，七、八兩月戰績，俘敵將級軍官部份內，「六十六師少將正副參謀長郭爾林、王紹石」一句，應改為「七十六師一四零旅少將旅長陳崙，六十六師少將參謀長郭爾林。」特此更正。

蔣政府官僚
利用廣東水災發財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上海大公報一日載廣州通訊，報導蔣政府官僚利用廣東水災發財之情形：據「水災緊急救濟委員會」消息，迄八月一日止，該會共收到救濟捐款蔣幣七十六億餘元，港幣一萬八千餘元，美金一千零六十元，其中除支付急賑共蔣幣十九億五千餘萬元外，其餘蔣幣五十六億七千餘元以及港幣美金，全部存於銀行生利，其中廿億元「蔣幣」且公然變為該會官僚私產，並積，從七月三日至八月一日，已即利一億四千九百零四萬三千元。至於散放之米，據「散賑團」人員口稱：除第三次散賑米外，小部份到災民之手外，其餘絕大部份尚封存各縣政府之倉庫中。按廣東自今夏以來，水災嚴重，截至七月底止，報災縣份七十三縣，佔全省一百零一縣市的十分之七，受災耕地一千零二十餘萬畝，流離待賑災民約五十萬人，死亡者已近二萬一千餘人。

蔣區拾零

蔣黨內部的貪污黑幕，由於蔣介石派別反動統治內部派系間之傾軋而暴露出來。國民黨復興系特務系統主持之南京救國日報，於上月二十日發表宋子文論，揭發宋家族所控制之中國銀行集團詐騙舞弊案件的內幕：「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西梵于渡路九十號五棟大厦，於十一月中，以美金不及一百萬元代價，價值四千億元五十萬元之巨，中國銀行的方面當局對於所涉之中行舞弊，國民黨之不願詳加以調查研究，只準備將原來的數目一筆勾銷了事。」

蔣政府甘心接受美監督
以賣國換取對內戰援助
董顯光無恥之徒竟對此洋洋得意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蔣政府在聯總結束後，以接受美國監督為條件，換得在聯總結束後，美國在「救濟」名義下，對其內戰實行進一步的經濟之援助。據中央社消息八日南京電訊：「關於聯總結束後美國對華救濟（即援助各國反對派的人民）美國會已於五月間通過三億五千萬美元法案，以一億美元撥作救濟中國（指蔣）之用，其分配則與已就一方面對救濟物資之選運與分配，均有所規定，兩國政府所接受者相同，即一救濟物資之分配，應在協定條文之下，接受監督及管制，美國將派遣代表團至受援之各國，該代表團並協助美國大使館監督執行各該國之報告及其任務。」並即將在各地，以及觀察協定條文如何執行。同時，該電訊說：「並設有一項目，這種所謂「救濟物資」，僅可用於非救濟用途。」又聯中央社南京電：「作者今後，聯總執行政府已設立一善後事業委員會」，其成份除蔣政府代表外，尚有一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派機構所推薦之人士」參加。蔣政府新聞局長董顯光對此洋洋得意的表示：「此不僅為我國之積極性連絡與國際（指美國）政府完成計劃之表示，且亦為國際「合作」之新方法，由我國政府自動倡導，而於接受聯總物資其他國家所無。」

駁斥聯總美代表造謠
豫皖蘇黃汛區救委會

（新華社豫皖蘇十一日電）豫皖蘇黃汛區救濟委員會頃發表聲明，駁斥美帝系報紙所載聯總美國代表福爾斯誣蔑豫皖蘇解放軍強迫移用扶溝縣之救濟食糧及汽車之無恥捏造，並向聯總提出嚴正抗議與警告。聲明中稱：本會曾於七月十七日徵得救濟總署扶溝工作隊之同意，以小麥五萬多斤換取大米五萬斤，雙方立有交換文件，並商借該署汽車數輛，協助運輸，但中途運送中，此項糧食汽車竟被蔣軍六十四旅所劫奪，事實真象為當事人及當地人民所共悉，竟被妄加製造，捏稱誣陷。在豫皖蘇自三十七年遭蔣賊黃河決口以來，黃汛區人民備嘗水災敵災之後，復罹蔣賊內戰之禍，飢寒流離已近十年，聯總對該區向持忽視態度，迄未進行公平有效之救濟，雖在我區災民呼籲力請之下，亦口惠而實不至，所有黃汛區之救濟物資，絕大部份落於蔣軍佔領之城鎮，為蔣軍貪官汚吏中飽自肥。更有甚者，聯總某些「救濟機關」竟直接幫助蔣軍作軍事供應，如扶溝救濟工作隊於四月二十七日曾經把「劃」黃汛區解放區之蔣軍一八三旅五四八團充當食糧供應站，借給大米六萬斤，周家口救濟總署之辦事處，復於七月二十四日公然成為蔣軍之交通警察及十七縱隊的守備指揮所。凡此種種違反聯合國人民救濟政策之行動，聯總不予檢查，反顛倒黑白，捏詞中傷，換其用心，顯係企圖掩蓋其對豫皖蘇黃汛區災民之歧視政策及其助蔣為虐之不義行為，甚至企圖以此為藉口，以達成進一步助蔣內戰之罪惡目的。我們特向全世界正義人士提出控訴，並抗議與警告聯總此等行為。

清算王寡婦的開始

黎行

撫朔縣城西門，有座朝南開的大門，這便是昔日朔縣城有名的「恆德布店」。走進大門，緊貼西邊開個小富門，推開小富門向內看，是座幽雅的小院落，這裏住着個王寡婦。

王寡婦今年整七十餘歲，生的高大而肥胖，上發着油膩而浮腫的肉塊，把一雙眼睛擠的只能看見兩條向下垂的三角形細縫。肉鼓腳小身子大，走起路來非常吃力，一搖三擺動，活像人們常見的老母豬「一撈窩」。

王寡婦整整過了三十七個年頭「寡居」生活。現在她的家中，除一個和她同樣過「寡居」生活的兒媳外，再就是買來的一個孫女。

王寡婦的丈夫死時，給她遺留存龐大的資財：三四百餘垧租土地，租穀每年收入四十餘石，兩座院子，近百間房屋，房租每年收入三百元白洋，可以供她一生的享受。

越是有錢人，家裏頗事故多。王家在朔縣城裏是著名的大地主，而王寡婦的淫蕩生活也是著名的。還在她丈夫生前，她就和「恆德布店」的王胖子勾勾搭搭，丈夫死過，就更加明目張膽的過起淫蕩生活來。她的兒子、女兒和母親都是因爲她的淫蕩生活而先後氣的氣死，病的病死。

爲了維持她的淫逸生活，只憑她丈夫給她遺留的財產還太少，所以王寡婦對於貧苦人民的剝削，也是最出名的。她放高利貸，別人月利三分，她至少得五分利。無數農民家庭，在她的高利盤剝下，賣兒賣女，賣房賣地。民國十五年，張銀借她十五元大洋，不幾年本利滾到一百一十元。王寡婦逼的張銀賣掉毛驢，押死田地，利錢年年交，本錢年年欠，還了幾十年，終久還不完。一家人成年野菜拌糊糊。

王三毛還是在祖父手裏，租種過王寡婦五十畝地。有一年收成不好，短欠下幾斗租子，短欠一斗，明年還斗半，幾年就是二斗二升半，如此年積月累，三毛祖父年年還，父親年年還，還到三毛手裏，賣掉老驢還，攬長工不賺工錢還，斜道上幾十畝地押死還！……，一直還到去年，才算把這塊「生蹄賬」還完。

由於殘酷剝削，王寡婦的財富比她丈夫生前更加增多了，單張蔡莊、興賓家莊兩村每年就要收五十多石租子。

王寡婦因爲自己天每又沉醉在淫蕩的遊樂生活中，所以對收租子還會事，常常是先命令各個戶給送，送不到僱人催——工錢由個戶出。再總不到，王寡婦這才親自出馬，坐上大車（車價由個戶出），穿子綢緞毛紙絨的大狐皮領子，手腕上帶着發亮的玉石鐲子，手裏拿着拐杖，一進個戶家：「租子租子，非要叫我親自來要不成，快交租子！」王寡婦就叫着嚷嚷，拐杖就在鍋台上、窗檯、炕沿上亂敲一亂搗。個戶們好似請來一尊菩薩，把他們從來未嘗吃過的好東西，油糕呀！扁食呀！白麵呀！都端來敬佛。租子個逼的差不多了，王寡婦坐在大車上，後面是一長串滿載的大車，一輛一輛往城裏拉。拉到城裏後，倒要蘇了又蘇，晒了又晒，王寡婦親自坐在玻璃窗裏監視，一石租頂多交上八斗，不足的要趕快從家裏拿來補，篩出的粃穀，又不准拿走。

近年來，世道變了，王寡婦的寄生的淫蕩的生活也到了盡頭了。朔縣城解放不久，到處一片「清算鬥爭」的聲音。王寡婦許多至親蜜友，有的被清算的，有的畏罪潛逃（她的女婿耿謀就畏罪逃跑了），她自己也怕清算的鐵錘會落在她自己頭上，於是她悄悄地蟄伏在家中，脫去身上珍貴的衣裳，換上一身半舊的過時衣裳，一切珍貴的東西都隱藏起來了。去冬租子也不敢去收了。

今夏邊區工作團來到張蔡莊一帶，幫助農民作土地改革，農民們提出王寡婦「剝去了我們三四百畝土地」，要求清算這個醜惡的地主女人。一天清晨，幾個衣服破爛的農民，憤憤進了院，他們走進王寡婦家，把她扣押了，一輛大車載了來。很好笑，王寡婦這次坐車與往年收租時不同了，垂着頭，不說話，狐皮領子沒有了，衣服是半舊的，只有那付發亮的玉石鐲子，仍不協調地在袖口下閃光。在路上，王寡婦忽然向車夫要塊石頭，「咔嚓」一聲，把玉石鐲子敲成數段，拋向了田野。

鬥爭大會召開時，人擠滿站了一院子，房上還站了很多，有男的也有女的，王寡婦夾擠在人叢中間，她腳小站不穩，想坐下，有人就上去把她拉起來。幾個婦女還擰起她的衣襟，恨恨地擰幾下。最後她像死豬一樣的，坐臥在地下不動了。「王寡婦！我跟你的地，個是受夠了！」王娃他媽擠上來說：她也是個寡婦，丈夫因爲交不起租子和繁重的捐稅，活活被逼死的。丈夫還留給她幾個幼小的兒女，整天窮叫苦：「媽媽！要吃呀，我餓了。」折磨得她像男人一樣的在地裏勞動，眼睛永遠泛着紅腫，流不完的眼淚。她拉了王寡婦一把：「我日曬風吹，我吃甚，你吃甚；我穿甚，你穿甚？你們有錢人，什麼事都能作出來！」大家都知道她的意思。任茂功老漢推開人群走過來：「吸血鬼，殺頭鬼！」他幾乎將指頭敲在王寡婦額頭上：「你那五十畝地是怎樣來的？」王寡婦說：「當家人留下的！」任茂功暴的笑起來：「哈哈，你老狗兒還胡說，明明是年借你三石穀，你剝削去的！」一群衆手持着任茂功的意見，高呼：「她們受苦人不給她勞動，她吃甚呀？」「吃草呀！」「吃土呀！」「吃灰呀！」「……」

人們沒有笑，個個都氣白了。不知那一位拿塊木板，照着王寡婦屁股恨恨揍了幾下。王寡婦怎敢抵賴，無數人扯拉着她，要她用血汗來償還血汗，用土地償還土地，金錢償還金錢，她像一隻將要死的老狗，有氣無力的說：「我鍋台底下有個甕子，那裏埋有千多塊白洋，你們拿去吧！」這對王寡婦的清算，還不過是一個開始。

蘇倫把他看破了

蘇航

七月八日拂曉前，七大隊挺進到太汾路下堡附近，準備伏擊敵人。

二連三班戰士蘇倫放哨，他爬在小相村最高的一間房子上，緊緊握着槍，不轉眼地向堡口外瞭望着縣城的敵人。同志們一夜沒合眼，都安靜地躺在樹蔭下休息。快響午時候，由大相村汽路上過來個老漢，身穿黑褂，手拉一根竹棍子，匆匆忙忙地走來了。蘇倫報告了班長，班長說：「喊過來，檢查一下！」蘇倫怕暴露了目標，便叫民兵把老漢喚過來。

「你從那裏來了？老漢！」蘇倫問？

「從縣城，到仁岩（當時碾坊、仁岩都是閻偽據點）探親步。」老漢說，看他額子有五十多歲了，眨着眼，話答得很圓滑。

「你帶些甚？」

「甚也不帶。」

搜了搜，口袋裏有兩個乾餅子，一個咬了一口，裏頭塞着一個紙團，是縣城閻偽鄉公所開的路條。

老漢解開了衣服，再檢查不出甚，老漢的態度還是很鎮靜，可是你看他手裏握着的竹棍子吧，連解衣服也不敢放下。

蘇倫心裏捉摸：「這狗日的竹棍子裏一定有鬼！」拿過來一瞧，竹節子上頭有個鐵環子，下一頭糊着些泥巴，泥巴快乾了，他往門坎上拌打拌打，泥巴掉了，裏頭毛茸茸的像是紙，蘇倫指着竹棍子，問班長臨大麻：「班長，劈開吧，這裏邊怕有鬼了」

「一聽！可不敢。」班長制止道：「把老鄉的手杖弄壞了，又要受批評。」

他們報告了指導員，指導員就依蘇倫的意見，把棍子劈開，果然掉出一捲紙，打開一看，紙上潦草的寫着：「今天情況不好，裝食鍋、糞村的麥子，往平遙運吧，現在有「救八」來截，如有大部隊可以護送。」

把敵人的情報員——老漢剛解到大隊部，敵人七十幾輛麥子的運糧車進入了伏擊圈，衝鋒號響了，七大隊的英雄們從四方八面一湧而上，敵人的運輸員們乖乖地把騾子一攏，大車轉了個彎，一萬多斤麥子就運到解放軍指定的地點。

戰鬥結束後，都說蘇倫捉住敵人情報員，和這次勝利很有關係，上級也傳令嘉獎。

放羊娃的苦難

十二歲娃娃張官君口述

王樹湧筆記

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子弟，土地改革前，只有四五垧山梁地，沒有住的，父親就在靠村邊的地裏掏了個土窯，一家五口人，很是狹小，父親放羊半輩了，家裏每年打下的糧食不夠糊口，只靠替人家幫閒，到每年春天，全家餓得沒吃的了，六十多歲的祖父和三四歲的妹妹餓得直叫，我娘也餓得流淚。那時我才六七歲，成天就到山裏挖野菜，拌些苜蓿芽同家裏上些糠麵吃。到了夏天，大麥小麥熟了，我家還是沒有一根麥子，到人家地裏去拾些，不料被狼心狗肺的地主看見，說我偷了人家的麥子，就把我趕出地裏，我含着滿眶眼淚回到家裏，仍然餓得不行。到了秋天，只說父親給識回些糧食來呀，誰想那黑心的地主，僅給了些扇車前頭的癟穀子，斗又小，一斗只給八升，連冬糧還不夠。我九歲上，也去放羊了，我的個子很低，每日到晚兩條小腿又乏又疼。到今年土地改革時，才把那些喝人血的地主鬥倒，分了二畝水地，三垧坪地，半頭驢（和人家夥餵一頭），和五六斗糧食，我家才活出來。回憶起以前來，真是傷心，我要堅決地徹底的和地主算帳鬥到底，直到徹斷地主階級的根子，消滅盡地主階級爲止。

老漢老婆婆和年青人一塊座談

新垣

南巷溝吉川家院裏，是個貧苦農民經常自由集會的地方，吉川的奶奶，瑞紅的媽媽，都是同院的鄰居，裕才的媽和李李家鄰居，也都是附近的鄰居。每天一到晚上，她們總要到一塊說說閒話，才去睡覺。我們工作團同志也經常去那裏和群衆談話。

有一天晚上，她們又不約而同的聚在一處，我們就乘此機會開了個座談會。除上面說的老婆婆外，還有吉川、瑞紅、裕才、序魁、子明、李李……等老少男女，男女共有十多個人。

屁股上生豆芽，

窮根子入了肚。

他們和她們要交齊同志唱一段「白毛女」，文齊同志就唱了一段白毛女在黃家的故事，他們聽了都說：「你看人家地主的翻齊、穿帶，冷了也不冷，熱了也不熱……」大家從談白毛女在黃家所受的痛苦，就聯系到本村地主們剝削貧苦農民的事。

老事實：吉川的媽媽說：「咱家從前揭的地主琛克放二十塊錢，每月三分利息，年年上了利，家裏不夠吃，後來滾了三年，[illegible]塊了，欠下人家十二塊利錢），吉川爹臨死時說還人家五塊，地主還不願意，我們賣了那十四畝地才化了[illegible]，地主上門[illegible]」

東西殺了，咱要把窮根子斬斷！他住的大門樓還是咱家的，要回來！」

地主說：「你頭上長出毛來就得燉根。」

農民說：「地主把咱剝削窮了，咱和他誓不甘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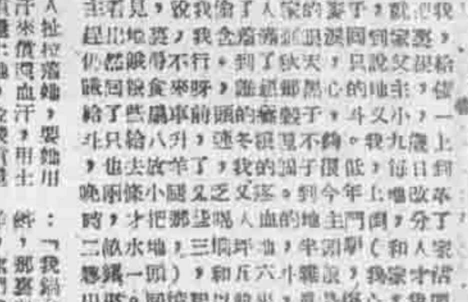
裕才的媽媽接着講了一件極傷心的事情，她說：「我老漢受了一輩子苦，後來病倒在炕上起不來，地主[illegible]外號叫『惡得虎』，怕老漢死了要不上利錢，在九死一生的當兒，討賬，老漢從窗孔上望見地主走進院子，[illegible]了一口氣，接着地主走進了房門就說：「看你病的不能動，欠下的利錢怎麼辦？」我娘代替老爹回答說：「他好了再給你們開。」[illegible]

[illegible]

范泉鎮救何昌

千大頌

偵察員王何昌病了，從平川回山時，路上碰着四路隊人包圍下地，他急忙倒在麥田裏了。當時，偵察員范泉鎮走到車子跟前。忽然看見是何昌，就把他抱上車子，可是何昌病重，路上去就摔下來了。四面敵人撲來越近，范泉鎮把何昌抱上車來，跟敵人轉起圈子來。第二天他們上了山，范泉鎮向村裏要了擔架，把何昌護送出村，才去找部隊。



臨縣第四完全小學校產銷合作社啟事

[illegible]

人 田雲修 志

覓兒

[illegible]